5563.7
4019.1
v.1

竹谷集
乾 天

竹谷集

潭陽田愚題籤

竹谷先生文集序

竹谷李先生歿一百有六十歲而不佞始得處士朴公之所爲狀及德村梁公之所爲銘而讀之已又得先生所爲詩文若干篇而讀之旣卒業而歎曰 國朝治道休明培養材德 恭僖之世始彬彬然大雅矣先生之時適當玆際與其第四兄竹陰先生諱萬榮後先擧高第已負譽一世而先生尤自任以性理之學自明善誠身以至知天知命學博而道大體立而用備卽其狀誌所述事親接物修己治人之方皆不越乎日用彝倫之常而至如詠歎吟哦之發或出於沉潛演得之餘或得於吟美山水之娛百載之下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嗚呼先生以道德學問之士當乙巳斬伐之後立朝三十年不爲不久致位下大夫

不爲不顯又必以扶植善類倡明絶學存主乎心而發之爲言議施之爲事業者亦可以振勵當世準繩來億而兵燹熛蕩文獻散缺使後生小子無所考德而傳信焉豈不惜哉然先生之友以南冥之峻邁眉巖之博雅高峯之英偉德溪之醇實皆相與爲麗澤之契先生之道之所存可知也先生之家而側室之方容盡禮庶女之節行綽楔先生之敎之所成可驗也已今其殘編剩藁固何足以盡先生之所有而然先生咳唾之餘精神之運猶在乎斯則有欲求先生之道之所存敎之所成者舍此奚以哉謹書此爲竹谷李先生文集序

己巳三月上澣通政大夫前司諫院大司諫知製敎坡平尹東浚謹識

竹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詩

七言絶句

五言律

七言排律

輓詞

卷之二

疏

箋

蒙

大殿箋 中宮箋

正朝 賀箋二 大殿箋

中宮箋 禫祭箋

祔廟箋

成均館率諸生謝 賜學田箋

擬禮曹請以律賦取士用變文體箋

擬禮曹請選授童訓道俾端養正之方箋

擬漢謁者隨何請往說九江王布令倍楚歸漢箋

教書

教中外大小臣僚閒良耆老軍民等書

賦

銀橋賦 丙午館試兜上之下

贅耿軀於塵寰慙躡䠶之未奇步陰壼之散輝願上清之一窺寄余懷於廣寒仰邃廓而費思骨未蛻兮腋無翰奈九萬之迥隔横銀色於碧落想作橋之秘術夫孰知太虛之泛泛可經度於一息夫何大唐之天子有浩蕩之襟胷慕清塵於上界駕遠志於長空悠悠兮秋夜玉宇淡兮澄碧皎皎兮明月揚十分之皓色觀周除兮冰淨望連觀兮霜縞厭宫闕之隘陋寄雅思於縹緲歎高高之難攀衍中庭而躑躅幸同翫兮有人逞一端之異訣青藜向天而一擲長橋截空而呼嵥蒲眼銀光之蕩漾怳

天河之下傾不必知微之東筋何待海神之鞭石爰扶携而共
登遍天廂於頃刻儼城闕之嵯峨煥金牓之文輝琉璃萬頃之
眩目回廣寒之在玆芳菲菲兮襲余認仙桂之在傍瞻素娥之
齊列控鸞鶴而翱翔聆仙樂之迭奏帶香風而遠飄俯下土之
依微但城郭之周遭悵靈藥之未就未得借刀圭於玉兎一聲
寢殿之王笛贏得仙童之拍手豈不欲久稽於瓊筵悵仙凡之
異宜凜清冷之逼骨盍言旋而言歸反烏鵲於下地但烟火之
依昔顧銀橋兮何處隨精武而雲滅一枚塵區之金錢枉擬瑞
世之奇寶數曲天上之舊譜漫歲人間之新謫彼無情一片之
冰輪空作萬古之明鏡嗟橋上一夜之奇覽幾入騷人之吟咏余
反觀而潛思悟此說之無稽自混沌之既死判玄黃之覆載肖

况天兮人附地迴上下之難接豈可以杖而作橋凌霄漢而翔且惟望舒爲太陰之宗隨天行而圓缺桂影兎形之猶不足信又何有宮府之可賞尙眞有夫是事亦道家之幻妄苟明辟之在位宜是懲而歸正况銀橋之有說在開元之盛時方礪精而求治豈荒誕之可爲嗟大道之既隱紛異說之蝟起發遐庭而齎信悠河漢之無紀不求端而訊末咸惟怪之欲聞噫彼蒼不可階而升寄往事於浮雲

舞馬賦 戊申別試東堂上之中

數毛羣於下土憐神駿之擅用職乘載而致遠實今古之所共吾知其行地之無疆何獨效異於唐家人袖尙拙於當進畜物胡善乎逞伎屬仙李之六葉緒幸承於小康謂四方之無虞盍

戴易

及時而怠荒九齡死兮韓休罷寂諫疏於四門羯鼓催兮宮花於海棠睡兮迷魂竭荃心於奇技博賽驕之一破彼郭郎之琅璫託尋常之娛座伊立仗之仰秣寔調良之可名爰擾習而人立學宮腰之輕盈應霓裳兮宛轉傚羽衣兮婆娑環力士而奉靴豈軒鶴之足誇奪玩好於鬪雞同跪起於鯽象和妃子之胡旋又吾王之深賞注重瞳而無厭兮三風於萬機託耶思之孔邪既斯脈之有詞誰知鷄障之深嚴已有豬龍之朶頤馬自驕於龍光人未堪於蹙頻寧獨樂之可久忽朽索之斷絶鼙鼓雷動於漁陽劍馬蹄突於兩京劍閣高兮雲棧長御青騾兮傷霖鈴回看昔日之歡娛驚春夢之一酣百官臣僕於孽胡醜面目兮不曾慚惟戀主之一物獨不污於賊累振蕩長而流落空見

怪於廐吏噫明主之愼德戒恒存於衷志受獒猶警於周訓入駿賣病兮周治矧淫巧至于舞馬宜國步之阽危是知霧鬣之在教禍有甚於牛犢鹿銜花兮鐵馬趁實氣類之所臻在偏塞兮何誅主張是者乃人識治國於牧馬聞古帝之善推成大務於則圖感伏羲之深思物何負於吾人人翫物兮不自知推仁民而愛物乃誼辟之攸嘉吾將借曹霸之妙手摹此馬兮戒後車

永州鼠賦

何天壤之含弘兮渾萬彙而流形雖穴處之有物亦攝氣而並生賴狡黠之有餘保幺麼之微質胡永州之有鼠伊遭禍之斯酷狃飽安而莫戒遂殄戮其宜爾曰昔主人之伊誰心有僻於拘忌謂己歲惟子是直於可賤惡者斯愛戒童子俾勿擊矧肯

齊予蒙貴垂麥苣兮劈豆角爭呼朋而作隊竊楊米兮孰禁盜
飛肉兮誰劾器何完而不穿衣何鮮而不齧趾跟睒睗之曾不
厭復何憚聱聱與窣窣貫數歲而莫之去羌纍纍而日狎自以
謂爰得我所庸詎知時去而禍迫曾歲月之未幾奄他人之來
宅人好惡之雖同兮何不變其故態既非拱立之有奇又無三
吐之可貸宜指汝爲醜物無俾易種於室中既撤瓦又灌穴攫
肴搭兮摘有童非伏翼之能飛豈竄匿之敢暇直如齧朽之餘
漫作鴟鴞之嚇顧昔日鬪纍之萬狀空留迹於野馬吁嗟乎惡
死之一念固有生之同然爲色舉而遠害獸齣出而自全伊晝
伏而夜動乃惟爾之常也以無禍爲可恒兮宜自底夫殃也然
物性之痼塞吾於爾出兮何誅噫竊時而肆暴哂含靈之同趨

彼患得之鄙夫心有甚於穿窬逞穴社之陰狡兮入明夷之左腹竊殘膏而耽耽騁狼戀而逐逐始求憐於昏夜竟驕人於白日紛互彼而胥汲羌寔繁其有徒嫌牛腹之未果兮耍傍伺而睨覦人皆忌器而莫投夫孰棄之如狐雛縱百態無所忌憚竟流惡而煽亂嘗倚伏之相乘謂長保於無患逮小往而大來判斯于好於曩昔疇孑遺之或存擧蒙斧而伏鑕固亂流其鮮終兮是禍孽之自掇爰提彼而較此謂孰人而孰鼠夫人固靈於萬物胡爲乎以微虫自處戚以己而卽物兮孰以物而戒己知戒人而不自戒吾又何取於柳子遂爲系曰相彼鼠矣物之微矣可以人而惟鼠之歸鼠而爲鼠鼠之常矣人而爲鼠胡不遄死

野人輿塊賦

洛物理之倚伏兮炳榮辱之相纏汾上下之交貫兮可以人而驗天徵五鹿之肖塊兮悟陰騭之不爽彼野人其何知兮賫天謗之有象嗟女戎嬌虔乎晉宮流毒禍於饒舌伊驕勝之公子詠不弁於蒲城人皆集菀而棄枯孰非辜之能明滯一紀於狄土非余心之攸寧彼十二之山河庶淹恤之可倚歌匪兕於衛野兮吁斯急於庚癸知封殷之難繼兮詎嗟來之足恥執余袂兮蒙戎冀餘饁之潤肺何彼氓之蚩蚩兮不以食而以塊庄呼蹴而不受列侮褻之可懟賴子犯之云從俟亾人之羈靮謂是有土之先驗諒上帝之所錫聊牖民而示衷候出王之昭晰指歲月而取必轉嚮怒而成喜果令圖之天資兮逐神甲於淵水踵九合而定霸執載書之牛耳挾天王以號令孰威稜之可遏

責不禮以遷衆修衛田於版籍符舅言於是羕昔驗不謬於毫髮
噫天遠而人邇非明智其奚識然國家之興替兮信任己兮不
在物有寧王之盛德不必白魚之入舟惟仁親以為寶是晋文
之大休以五賢為心膂兮宜取感於中區彼輿塊而得土偶斯
言兮中之終然譎而不正兮胡久假而不歸志孔門之無傳吾
於國語乎非之

地用莫如馬賦

頫廣厚之茲茲載萬類之戢戢沓飛走與潛伏戴圓形於亭毒
然上下之殊觀擬厥用之不一鱗或躍於玄閒介有成兮疊疊
鬣者吾知其爲馬歟無疆於行地居三百之毛羣獨擅用於富
媼緯東維兮懸房位南紀兮寘午沕異氣之交幹肇權奇之成

質膍不煩於附翼頂奚取夫施角蹄既有此堅利又何爪牙之足設雖稟性於乾剛實種德於坤貞匪輸飛之疾夫着下土而健行豈惟發夫神駿抑爾力之可服紛乘載而致遠驟駸駸兮驅溥濟登康莊兮歷阻絶職用極之斯臧摧堅陷鋭躪肉蹀血執衆有賴於騰驤翻塞王於四下迸大地兮無餘君子是以取之稱厥用之莫如賛於易曰地類咏于詩云有駜彼虎豹之在山徒害人而殘物伊羔豚之入牢費芻豢而奚補惟兹馬之爲用物莫與之敢伍審厥數之多寡占國家之虛實宜戎政之斯亟丕有備於閑牧既設官又立監俶萬長之有法閑十二而式六秩尊卑於姬制苑卅六而又八局幾更於叔季吉日兮斯禱亦王事之一端既佶兮且閑知畜養之惟艱垂雲錦於汧渭周

褒兆子之繁布駉駉於坰野魯稱僖公之盛信地用之在玆哉有養而遂性然善敗之異用不在地而在人漢河圖而晝縣戍大務於萬民交駿蹄於八荒致國步之斯頻比四物之攸則宣王以之薄伐暴萬殷於干戈貳師胡爲乎西極噫率獸而食人何後世之倒植晉大化生物之至仁地不負人兮人負地爰觸類而興感采余懷之莫已外驪黃而索駿九方所觀者天機執策以爲無良今之相者舉肥若有馬兮垂兩耳上太行之嶔崎蓋卑之既未免列王山咸池之可期幸孫陽之當途試昂首而長嘶

王清昭應宮賦

懸一疣於覆燾仰昆侖之蕩蕩大無外兮尊無對祖萬物而在

藪

上天何蜀猪之有孫高上帝於一宮以蒼蒼爲罔民之具糜財竭力兮成此穹崇撫往事於縹緗竪余髮兮如竹數當日之暨尤吾將上叫閶闔歎悠悠兮難攀里九萬又八千聊據梧而假寐幻肩翼而翩翩指虛無余上征有殿嵯峨兮名紫微儼玉皇之高拱入余跪而陳辭曰趙宋之三葉君如醉兮臣如狂擘胡憑陵於榻外亦人謀之不臧愧乎辱於澶淵思一雪而無術汚七十二代之編錄盖將服四海兮誇外國謂天瑞可以力致又有從臾以憸小侈辭夸語炫燿黃白一惟皇言是矯將無聲與無臭乃復假之以銅貫擬是拳而是安殘同胞於土木攻非藉於子來名不急於雖敵纘結怨而構愁役七載而始訖抗將榮於土極憑標題於碧落延康幾思之輪奐盡元元之膏血咸疾

有而覺類仰籲帝兮帝不知鼠傷德之彰厥皇胡寧乎降戚宜
赫然而斯怒殄資澤於中夏反延國祚於三百使老奸又死臏
下殃慶不以類應善與惡豈勸懲也皇聽瑩乎余言色數哽兮
語丁寧云台肇位於高高寓一心於生成處下民無主乃亂作
之君俾司牧予本無視視實資於民目又豈有聽聽惟假於民
耳予無所覩唯於克敬者享只伊誰云憎所憎者違道悖理竟
能欽若予眷佑使爲天子舜德升聞予乃命之以位夏癸竊証
以布命俾成湯奉辭以伐之商辛瓊宮而毒痛肆予假手于姬
室彼杌李之醜德徒腥穢之上徹東封西祀唯事誇詡夫孰役
志于享唯宮室臺榭之是崇誰知反爾出王責既不盡於宗子
蹤相尋於殃禍伊趙氏之誕妄予昭昭若觀火豈不欲降大戾

於厥躬余予心之仁愛況有嗣可以益慈寧不須假而寬貸譴
告屢懇於災異蝗飛星彗而日又食又令豊隆與列缺將丙丁
以下爇飛甍一夕煨燼於回祿足懲吾赤子不敢言而敢議孱
孫尚不知戒復盡心於道教耗海內於花石民手足之莫措父
若子羈死沙漠禍之慘古未有此是雖自作之難逭抑前世餘
殃之並至惟昭應不僭在人予豈有一毫私意予雖蒼然在上
人各具夫一天方寸中自有主宰上與下初無間然如欲無得
罪於予盍亦毋自欺焉在匹夫其尚然矧君臨乎億兆彼昏不
知昧對越之有道存心養性乃所以事予又何取金泥玉檢之
秘奧涖中國分撫四海不必役志於幻妄世或有非禮而僭越
謂予不如林放予罔不享非類兮豈居歆而貽饗來以受乎冥

佑秘以招禍而速戾又有甚於此之爲者獨不見西教之惑世琳宮梵宇照耀湖山何莫非困民力而經營彩燃臂而燒頂兮奉凶穢之醜形梁武餓死兮楚英誅亡予罰之孔明何後世之莫戒兮導厥輿於前轍疾敬德兮誠小民乃予心之所雋纖而昌兮壽而臧豈在此兮不在彼予何言哉今此諄諄兮良有以宋之宮既往不諫冀來今之或悟汝其敬佩予言聊以颺言于下土余聞言而兢惕欽拜辭兮下青冥忽遠遠而欠伸但見星河皎潔玉宇澄清

孔門賦

閔余晚生褊荒歎出入之多歧紛塗抹於榛蕪矇不知夫所之曠千古而相望賴依歸於至聖竭吾力而銳造望孔門而騤騁

入關

牝鐵鎖之高垂胡得入之戞戞雖洞開無邪曲實難窺其閫閾初一物之無見但數仞之有墻仰彌高今鑽彌堅謂所從之迷方惟博文而約禮古之人從事於斯汩余若將不及奉詁訓而孳孳知闖然之所自異尋常之有伉既識路又盍晉覺高深之蕩蕩富矣百官之盛美哉宗廟之廣巍然所立之卓爾豈經營之賁如煥乎其有文章非有藉於黝堊陟陛天之堂陛儘悅目之務頤探奧窔之濊濊變所觀於暴求時有自然之至樂夫豈願乎數尺之榱題向未得其門而入焉吾其爲甕盎之醯雞縱七十之覩炙然得入之有幾懿顏子之不罷美曾氏之一唯咸絕倫而深詣卒優入於斯門端木氏之穎悟亦聖道之得聞既觀感之與扣揆戚氏於一言景鄒邑之私淑能庶幾於入室痛末路

之益兮戰面墻而惑惑門雖設而常關嘗更闢於宋子譚眞儒之輩出廉歸宿之有得世皆却步而圖前競橫騖而輩馳倘睨視則匪遐豈闇人之我魔惟有爲者能入信自勇之往哉人皆知入必由户何莫由夫斯也廉見遵道而慥慥聊與予而同歸也

引燭焚詔賦

燃青燈而對梧遊余目於縹緗披文靖之遺傳欽蕭快之忠良仰縹綸之一火歎直道之昭彰非今世之所爲歎余類兮莫之止夙衆心之鯁諒惟格君之是事整紳笏於朝端期振綱而頓紀彼嬋媛之美人賓有扁之斯石忽一夕之有語揚翕赫之光烈執參昴之有詠將衣裳之倒植先生之蹇蹇兮箏恝然而坐

視念晨婦之傾殷惕褒艷之滅周始壼位之失序竟內訌之莫
豫今雖未至於此極臣不敢不爲之先慮相彼燎原之盛實自
炎炎之微況貴妃位冠後宮奚取乎娱銀之家 鉄心既切於如
惔兮迹何嫌於方命豈不欲面折於異日恐邈邈乎天聽奄燭
影之一搖灰已飛於黃麻誠罔出於畜君豈賫怒之敢加果厥
議之遂寢賴名分之斯明噫人君發號而施令威豈啻乎雷霆
人皆知虎鬚之難編夫孰龍鱗之敢逆能抗直而不撓韙若人
之婞節今夫世之有議兮謂匡道之未盡闇王命而不有得無
愧於惟允苟納約之有道豈荃心之難格然當時承順之成習
兢阿意而逢惡重望孰如文正曾無一言之及此惟先生斷斷
於邪執罔敢上之往是彼楊公不下制筆亦見先生之赤幟吁

格

嗟乎龍亡而虎逝疇敢曰不可爲毋儀畢竟無簾之相仍孰非
宋室之不幸嗟哉先生名萬古而炳炳

蜃樓賦

慕乘桴之遺意觀盈科之所放積一勺之至多成粘天之混漾
龍噓雲兮鯨噴沫各效技而出沒蛟有室兮鼉有窟咸得所而
自適異哉輪奐之突起樓何爲兮水中彩題孰主張是乃么麼
之介蟲始幻質於彩翩秘幽怪於洞狀時假精於大武厄篙師
之利涉鬪銜珠於老蚌兮吮血於毒蝸蜀江豚之末戲占飛廉
之戩咸鏡面平兮如拭纖纊息兮彌望忽怪氣之乘騰眩紅綠
與玄黃初霏霺而微升漸燦爛而昭彰俄翬飛而鳥革騖華構
之崢嶸離碶碱而棲礎琢琅玕而抗楹列綺疏兮玲瓏繚玉欄

豕

兮宛轉戰魚鱗兮參差掇蝦鬚兮高捲屹喦嶢於俄頃寧不日之勿亟般倕輟其巧思公輸廢其剞劂悦江都之迷人非勞悴乎民力宛周馳之絶漠異未關於南山乍似近而還遠勢將危而復安是水仙之攸芋豈塵凡之可攀文鯉兮時躍評琴高之來遊羅襪兮生塵想神妃之未猶信下臨之無地歎登眺之末由忽封姨之憑怒動銀屋於波心千門萬戶兮何處儘雲消而烟沈歎靈怪之叵測諒物理之難詰斯豈非造物之戱劇謂吾儒之窮約窺一畝之蓬蓽訑珠宮與貝闕抑有意於牖人不大疵乎民物恢廣廈以帡幪闡負荷之重責式寓戒於人牧勿役志於無益凌霄漢兮軼埃壒競窮麗而極侈鬼已瞰乎其室高高下下兮遺址刬附勢之寔繁接宦海之危武爭交手於翕赫

恨 旋 馮 匏 數

作海市於峻宇逮氷山之一頹奄電掃而無迹噫所感之非一
增余懷之惝惘遵海濆而容與起旌陽之遐想發清嘯於永國
作長風以破浪令海若以前驅後馮夷使奔屬蕩羣怪之巢穴
奮青蛇之一擊靖妖氛於阿堵俾四海兮安恬

石鯨賦

慰瓠瓜於一隅思遠遊而訣桂余棹兮蘭余槳聽瑟着於秋風
溘余泝此昆明弔往事之凄凉館缺堂清暑兮榛荒訪千載之
遺蹤餘古物於池側夫何大壑之長鯨伊假形於山骨想漢武
之御宇駕雄圖於秦皇逞一心之侈大欲巨妄乎萬方憤小醜
之陸梁擬丘墟於一戚顧肆戰之無厭殘民力於一池匯百川
而渟滀成幾里之瀰漫湯湯浩浩而無涯類鴻濛之未判迷戰

易 外 陞

艘於南北耀層觀於內島靈若紫鳳之翔集盡澤國之秘奧斗
女瑞星之旁羅窮天上之所有攢萬象之幽怪兼觀覽之一快
彼橫海之巨種擅奇偉於水族然不可羅取而釣獲思得致而
無術擅巧思於摹狀讓萬仞之蒼壁運般倕之妙技偷造物之
神功頭角峯起而菌蠢脊雲横而嶙峋萬牛回首而難移夸娥歆
負而無因儼奮起而一吸勢萬壑之皆貪當雷雨之時至若鼓
浪而噴沫振長鬣而欲騰動脩鱗而將躍彼牣池之纖鱗咸驚
駭而竄伏天吳辟易於波底馮夷戢股於深窟然頑然之一物
效靈怪於假質斯豈非異物之張誑冊帝心而昏惑何武皇之
莫悟然蕩志於好物駕龍舟而淫佚日寓目而耽樂置萬機於
度外昧邢李之[illegible]倘非輪臺之有[illegible]

恨 波

忽委於咸陽悲石所於寒坡顧斯物之無主空埋沒於土花委
鱗甲於漫沙隕明月於波心未免牛羊之礪角幾見牧豎之來
侵悲涼秋風之夕起悽楚夜月之來照含微情而無語抱鬱結
而誰訴余摩挲而徙倚重有感於當日所貴明碎之御世貞亘
度而作極務修德而恤民䓁亦及於魚鱉夫豈徒事於虛偽第
心志之所欲肆聖神之創物或必在於無益帝堯之磬致鬼神
之來格宣王之鼓垂功德於萬葉闢石藏于夏府要稱物而平
施肺石在於周廷悉民隱之莫達苟至德之所寓雖拳石而可
貴彼漢武之石鯨曾何裨於為治是所謂玩物喪志空貽譏於
千載泚巨筆於昆明逐大書於鯨之背辭曰悠悠兮宇宙見明
兮幾刼金狄兮椎碎城闕兮草沒雄圖壯略今安在兮唯石鯨

作笑囮於千億嗟往者吾不可諫兮聊以戒乎後來之人敎

日觀賦

余豈若㼌瓜瓠哉作青邱之孤囚發油然於宇宙御長風而還遊拾瑤草兮崑巔飯胡麻兮台阿諾仙侶之招要玩織烏之躑棱閑日觀之稽天兮實登眺之奇絶飄雲裾兮振霞佩云罷還乎彼岱岳盤回石磴五十餘曲隨凫鳥而紆縈忽崎峭之半之見輪奐之高撑櫬隆極於銀漢隱璇題於雲端喚鯨背之謫仙試共凭乎危欄騁遐矚於四表擬寰區於彈丸褰若華以綴襟劈蟠桃以爲羞指㘞杯於南溟看一帶於黃流俯積蘇之漲塵悼日及之不少留吾將掛長繩於碧落繫此西飛之白日俄青童之迅報曰東溟之湧赤注紺瞳而凝視極長天之浩渺三足

恨殘皺

挽

騰蕩而翱翔六龍輪囷而天衢聆天鷄之初喔是人間之午夜想羊胛之未熟恨羲御之驂駕與其遺萬蟪蛄之怨咨寧醆鄒鋼鬢之莫貰然上帝照臨乎下土豈天眼之可瞎懼譴責之或加譴余念而不奪倏逐照之高舒羣崦嵫兮不可挽枕雲欅而高眼散遼欄於列巘翩然升頂之大人自尼丘而來上云台拱之而起敬願緒言之得耳動海口之申申曰汝胡乎此也昔余履此崔嵬豈顓睇眺之為樂念吾黨之小子昧大道而莫曉田椒麓至于冢頂庶登高自卑之可了遠自處之至高悟所見之益小茲誨誘之多術知余意者蓋少名教中自有樂地不須離人羣而遠引慕神怪而行險汝小子胡不自信不出戶知天下之小觀容光識有本之照樂山兮愛〻亦何必崎嶇於登照爾

其歸而求之歟深省於內擢余瞿然而再拜聊書紳以自警忽

神寒而欠伸但見新曦皎皎山色如畫

琴臺賦

錦水明兮膩滑峨眉秀兮光霽擅佳麗於今古鍾風流之奇萬

訪當日之遺躅兮尋荒臺於蓁蕪彈弊琴於蓁薄徵名琴於音

司馬於爲兮逍遙曰惟西京之詞客夫何若人之浩蕩放凌雲

之才兮艱乎臨卭於四壁寄雅情於短詞發瀟灑於扶君偶落

托於臨卭有美一人兮貫遠山字不爲甚都而作客緣鳳凰之

入指意靈琴之二頌同聲味之發作秦笙之共迴豈當壚之

可人兮託契潤於高臺携乃綠綺而晤懷和峨洋之深衷送飛鴻

於天外撼鵾徽於半空發清響於朝雲兮鳴神女入夢之瑤透

哀彈於月殿兮起姮娥竊藥之悔憐湘瑟之孤奏笑牧犢之缺曾日月之幾何忽白頭之變調朕情摯之難眹終斷絃之再續嗟玉檢之蒙成久好音之寂寞空舊砌之傾側動秋風之燕麥勤好事之增築浪着足於畫蛇余千載而興喟諒所懷之殊科伊五絃之權輿乃理心之一物要性情之歸正豈邪穢之外鑠况遠壖爲人倫之始胡淫褻之至此雖才華之蓋世亦類能而爰取題柱徒志乎高車作賦只要夫黃金復遺臭於臺中至今雲物之懷慙關雎樂而不淫吾聞玄聖之至音儻南薰之際會庶奏杏壇之回琴

詩

四言古詩

賡林子順 悌号白湖

緇塵翳翳玉肩霏霏悵望脉脉胡忘我焉

五言絶句

題古語卷末

可觀更可戒莫道是閑話喫緊古人心分明卷裡畫

贈別酒隱

昔日來何暮今朝挽不留桐鄉遺愛在離恨滿南州

戲贈外孫鄭聖一 霞谷子

捧袂趨叉拜年尚未毀齒更學寫文字老鴉棲滿紙

詠破盞臺

吳館看遊鹿秦城鳳不來汙尊抔飲處明鏡本無臺

次林子順韻

何處杏花村能留天下士且余錦里人莫棄道傍李

次韻贈別

相逢江上寺回首隔三秋嶺外今成別雲烟萬里愁

次僧處英韻

來去本無心白雲空滿腹身從猿鶴遊好偈留城郭

次韻

依舊片雲黑癡催咏復歌湖西芳草路須記賓欽斜

贈別

秋月寒江句春風座上人來遲歸太速惱殺一方民

戲贈二首

佳人天上仙謫降爲寒素塵界宿緣淡蓬山幾時去
玉蕊艶仙姿孤芳識者稀此身疑是蝶栩栩不知歸

戲題 二首

春來開萬枝春去十分稀兩度看如此故園歸未歸
誰教開遍枝又熟使之稀玉蕊凋當發紅顔去不歸

次主人韻

今夕知何夕辞逢菊花時羨君能息慮衡宇自棲遲

贈别

白髮相逢處黃花把酒時莫愁歸路遠惜别故遲遲

次碧霞子韻 二首

吟情殊未已前村暮暝烟所貴知音少秀句莫浪傳

能

衆耳向折栁子獨理朱絃詩壇高萬仞穩看祖生鞭

五言古詩

示諸生

古有寧國宰一杯化氓俗如何今日飮三與諸君屬

一杯勸從約二杯勸力行三杯勸勿替此言君更銘

七言絶句

次板上韻 二首

驅馳秪得送殘年事業那堪繼往前遺響楣間堪詠歎典刑空自憶森然

紗籠遺跡宛當年往事分明阿睹前傢隳猶存君子澤竭來棠茇更潛然

次廣文韻 鄭虔號竹堂

高樓眺望渺無邊長篴纖歌聒舞筵青眼相逢今夜意從他醉筆倒更顚

次松雪韻 四首己巳

秋高漢北鴈初飛深巷僑居獨掩扉莫學老蘧知較晚猶存四十九年非

黃花白髮自相期惹得秋風楚客悲錦水尊罏今欲好旅床孤夢聖先知

賓鴻先我欲南飛遙想黃花映竹扉孤枕分明三夜夢幾回驚卻覺來非

床頭蟋蟀舊如期喚得秋來無限悲滿鬢風霜歸去晚閒愁惟

有月明知

次韻

窮懷衰境不曾開忽見故人青眼來亭午公餘宜倒罍梨花樓外雪成堆

醉賓寡和之韻 二首

仙袂飄飄豈有蹤清吟留與滿南中明宵獨倚樓頭月衰鬢天涯雪欲籠

南北東西無定蹤美人長望五雲中危樓此夜逢秋月庭樹蕭蕭露氣籠

次韻

两鬢羸得雪霜侵消遣須憑綠綺琴此日相逢雙眼碧細論深

倒歲寒心

偶題 二首

無心便逐出岫雲遥望天涯是歸路獨掩寒齋搔白頭海鷺西飛日又暮

未聽荒村歌五袴惟看菜色盈街路可慙謝令推不去何人肯道來何暮

戲贈詩山主人

癡人欲學捧心顰顰頗見含飴苴蔻春東閣今朝風日好仙凡宜許暫相親

次南崖主人韻

眞境神區自幾秋天敎詩老此間留一堂斷破塵根出千里風

烟眼底收

主人李敬仲酌我使狂令步楣間韻不敢不題

遠郊烟樹似多情拱揖尊前慰不平脩竹影中杯面凸盡教醺皺響春晴

醉裏戲咏謫蓬萊索和

塵間一念未全灰誤讀黃庭故下來仙骨不應隨濁世謫居猶得住蓬萊

次鷺峯韻 二首

想得君家草樹溪茂中終夕坐清陰簿書叢裏塵埋案何日重臨細討心

騰把離杯不厭溪檻前叢竹轉涼陰送君此日增怊悵更攬淵

明歸去心

次林子順途中望瑞石韻

尋梅東閣歎衰遲郤望雲山心事違逢着風流驚滿座䑣船棹處挽征衣

次亞使韻別蔚珎使君 二首

地近扶桑海拍天眼窮三島且無邊相逢是處還相別握手臨分倍黯然

如今老守百無爲氣銳才雄似子稀滄海從玆波永息應教倭寇慴天威

戲步崔措大所詠折角帿韻

初疑魏卒暮當臻旋訝鮑生槁水濱勞來憐渠長不息更能崩

角禮儒巾

次韻

頭上無情歲月流任從歌管咽高樓桑榆懷抱憑陶寫醉眼朦朧世事悠

次李墩韻

莫將佳句刺遨頭自是城隅客夢幽雲雨陽臺今似古風流不減舊襄州

次韻 二首

一葉驚秋大火流新涼初到峴山樓此時觴詠他年憶兩地應同望眼悠

習池從古足風流更遣天葩暎翠樓老子接䍦休拍手塵間萬

爭本悠悠

代慶山縣令崔眉壽次副使韻 二首

高駕追隨已浹旬況承瓊唾富箱巾應同滄海孤輪月幸憶辛勤鼎俎人

到底輸情共一危新知何必舊相知扶桑縹緲朝暾外碧海長天無限思

次韻 四首

金閨之彥幸來過一晒梨園光價多已出墨池登雪嶺更須移作玉欄花

銅鞮歌舞興難收況復春回白鷺洲風伯莫傳城上遂異鄉人倚月中樓

海天空闊片雲收仙客乘槎近十洲白雪吟來揮彩筆吐虹蜺
丈勳高樓

蘭室仍添佳菊香霜天瀟灑是春光習池風景今如昨白髮山
公行太松

次僧處英韻 光州牧使時

儒釋何妨一席兼酒樽茶椀倒仍添他年須記海陽館此日彌
天四海淹

次龍山韻 二首

擲地金聲自遠聞爭將布鼓過雷門一樽今夕空相對紙上難
招飯顆魂

盞到君前耳不聞幾時能叩醉鄉門清詩賴有醒塵處香裏眞

如蘂返魂

李協律所居雜咏 四首

石磴苔痕境轉幽一琴消盡百年憂鍾期雖逝魚猶在波面長
看鱵鱵頭　樂琴堂

溪心寒月近人明琴向臺中特地清殊是無情還有淚雍門漫
說曲池平　彈琴臺

盡日長絲蘸碧波庭楸鄉用坐東西空教鈇響滿天下身在綠
陰深處迷　翠柳亭

幾度新聲換舊音洋洋一曲古猶今樓中自有高人聽句引清
音入短琴　聽溪樓

次白石亭十絕

山僧靜裏還多事長管烟霞欲曙天雲護鍾聲留不得隨風吹落客船邊

梵寺曉鍾

村居太平是漁家面面柴扉對靜沙踈竹喬林添夕照平分十里影横斜

論村夕陽

玄冥戲劇天機熟白玉京開銀漢閼爲問西遊三萬里瑶池能似此間無

毛浦晴雪

一泓凝湛湙無底特見潭心吐瑞烟入夜靈風吹作雨應知陰噐罷酣眠

隱潭夜雨

觀魚何處知魚樂江合三條練色長翻玉擲金皆得意休論魴鯉與浮陽

合江觀魚

天公着意琢層巖駐得寒江暮容忱聊復停杯煩一問林梢遥

見吐銀蟾

層巖邀月

鋪雪堆銀面面平長洲潦盡夕陽明篆空陣陣留寒影江磧遺圖縱復横

七沙鴈陣

渡口月明人散後滄浪一曲聽依俙荻花叢裏機心斷句引沙鷗自在飛

烏津棹歌

寥落霜空鴈背高城頭黃葉政騷騷翁邉有酒休言薄稚子隣來香滿舠

山城晩秋

滿山芳意缺殘雪木帝初回識者誰忽有暗香雲外遠急扶藜故訪南枝

客峯早春

庭中種菊十七首

蒼苔劚破舊南訛解愠風將細雨過仃待從時心事鎮青門何

羨邵平瓜

東陵逐利事堪訛硎谷傷情豈敢過爭似儒家庭畔種潛心黃卷賴此瓜

鎭心先正語非訛百果如今莫此過珍重栽培應有意缺端欲獻慈瓜

炎天昏睡不曾訛羅雀寒門孰肯過手種滿園青欲遍爭如庭畔爽神瓜

浮言譖俗易成訛寄語君休納履過王鍊金流無處避唐家宜嚼薦盜瓜

何須硎谷辨眞訛庭畔荷鋤十畝過種得豈宜資口業含章他日杞包瓜

曾參遭杖舊傳訛種子如今老圃過溪甑炊時枯吻潤安期有棗豈如瓜

莫把黿羹食指訛求鯖休向貴門過蘭滋九畹終無用何似栽培半畝瓜

五色非眞如棗訛青陵海上不須過我今種得閒庭畔好待寒泉浸碧瓜

只見寒林烏尾訛何人載酒此中過長吟不耐相如渴卻向庭心學種瓜

階前莫遣狠羊訛堂下休牽齧餗過一字平生難改盜閒中事業只種瓜

園隨年來語欲訛空教景物眼中過如今種植非緣口意在耘

鋤不在瓜

生平事業魯魚訛歲月空驚駒隙過破硯年來磨不出要須果腹滿庭瓜

龍鍾十載世相訛誰訪相如載酒過庭畔兩餘親自種滿筐蒼玉鎮心瓜

海上仙人叱大訛唐家二月不曾過田邊納履誰能戒公圃終令如潰瓜

種棗種松計舛訛窓須剝劚十年過書窓讀罷當消渴庭畔何如有底瓜

蕣東人諸莫徵訛欽過衛子今憑青鳥報庭中謄得種仙瓜

贈別

瓜滿猶將借一年一年纔半便歸田詩人應赴梅花約東閣清吟要再傳

次韻

白髮年來生更多停杯其奈落花何官醪正耐能船棹莫向村童覓酒家

戲贈二首

月老長繩猶已縻年齡何事太參差他生定卜無先後共看紅顏白髮時

蘿蔦情緣底事縻不須年月較相差嶺頭松柏溪邊柳看取要當歲晚時

次竹堂鄒虞韻

黃澗橋邊竹下梅北根何日此歸來秖今猶帶廣文冷應向詩人展好懷

戲贈金大擧

君欲思歸可便歸杜鵑聲切不如歸光山風景縱云好爭似綦中待子歸

次金鼎耳韻

長堤碧柳管春情水面風恬鏡樣平芳草落花山驛路一聲啼鳥美新晴

次鄭廣文韻

聞君一脉寄寒梅培植恩深雪上來只恨離根知幾日定應難攄箇中懷

五言律

次黃晦之韻

莫訝髮新白眼青是故知魁梧逢此日婉孌憶前時談向阿戎
好樽同叔夜遲江雲和渭樹還入去留思

次禪韻

嶺外饒秋興禪家一味凉溪鳴琴遶砌葉落錦堆墻道眼迎人
碧騷眉得句黃自知陪賞忝徒欲仰高岡

次邀月亭韻

脩子逢迎斷清光只見邀傾樽寧約筋掬水可捐瓢凭几耽無
寐橫琴時獨謠看看圓又缺髮髮自蕭蕭

山中偶題

青鞋知有債隨意作春遊筇滑烟霞賸吟豪洞壑幽月呈蘿
[illegible]風釀樹邊秋花落埋歸逕溪清欲飲牛

醉歩白湖韻

光山渴頰妓愛喚子卿卿歌扇能驅暑舞衫易作凉但知人摻
袖寧識客貪程暮雨高唐下歸思莫渺茫

七言律

次坦蕩亭韻 晩翠堂李黃鍾亭

山翁溪叟各分區坦蕩孤亭占海頭境界鴻濛初判日胷懷陰
曀永晴秋白鷗故故吟邊狎金馬迢迢夢裡遊後樂先憂男子
事未應身世老漁舟

題杆城試官契軸

天作高山鎭海東扶輿鍾氣礜髦雄沙中秘彩披須治石裡韜光剖待工耄矣昏花慙獨我曉然懸鑑仗諸公萍逢勝會雲俱散一幅長看啓齒同

庾嶺梅 繕工監正時月課

種梅人遠尚留梅南北枝頭次第開雲外暗香風瀨淺巖前踈影月徘徊儘教驛使傳春信句引詩魂入酒杯 鉄棄無心調鼎鼐寄言桃李莫相猜

賜邊衣

征人萬里事辛酸閨裏縫衣寄亦難偷號半宵氷滿袖斫營殘月雪堆鞍覃恩已布宮中煖効死應忘塞外寒想得三軍蹈舞罷直殲胡虜作京觀

贈別赴京

春部郎官宿望優征車迢遞是觀周一年愁鬢頻看鏡萬里清遊半在樓遼左白雲山驛暮薊門紅樹鴈聲秋臨分重憶歸來日雪滿關程擁翠裘

戲題爲妓迎道伯歌謠

仙居縹緲路迢迢十二瓊樓弄紫簫玉節喜聞遊海嶠羽衣相伴下雲霄水精杯裡添霞液馬腦盤中獻碧桃脉脉銀屛誰與共可憐辜負月明宵

五言排律

勞勞亭繕工監正時月課

有朋將遠適携手上玆亭形勝雄星紀山河控地靈謂言愁可

谿亭颿得渫交零惆悵勸相送遲回復暫停情懷同駈壓蹤跡似
蓬萍極目風沙遠連天草樹青易消魂黯黯難禁髮星星邊愁
那堪捻歌悲不耐聽醉鄉無惜別人世漫勞形痛飲酬風景饋
然不顧醒

七言古詩

中和節 月課

一氣循環無停機羲娥迭催如擲梭四時佳興與人同最愛令
節當中和隱隱輕雷動群蟄霢霂時雨初經過欣欣衆卉皆向
榮熙熙物色無等差暑雨祈寒足怨咨懍懍其如振落何爭似
二月之初吉一年光景於焉多白衣山人能解事雅論千秋未
消磨民事從來不可緩千秩萬務宜講劘青囊相遺獻平及要

宦

固邦本除煩苛所貴能致位育功中和在人非由他佳辰令值泰階齊春臺處處喧謳歌青春未須愁日暮筆鋒擬揮魯陽戈

七言排律

題趙學士苕溪圖 押溪韻月課

縹緲吳山雲外迷寒溪一派瀉玻瓈玉虬隱見晴沙遠羅帶依微芳草齊浪蘸紅霞桃夾岸磯籠翠幄柳粧堤槎橫縮項紋生水渠浸長腰雲滿畦鷗鷺有情蘆際立衡茅無主竹邊低何人信筆開新畫學士關心憶舊棲羈宦風塵隨組紱歸心日夜逐鳧鷖卭爪欲種才名誤筭範難陳心事睽遊在卧中真可賞詩藏畫裡不須題莫將摩詰幽居地涇渭千秋川與溪

丁 馭

輓詞

輓鄭牧使 淹

哀慕終身在六旬有虞之後見夫人超群鉛槧渾餘事範世儀刑自有眞北闕調羹期已觖南州醫瘼澤猶新桐鄕 缺 是同年友老淚那堪灑暮春

輓鄭別座 二首

高年曾欠斂眉事詎意妖蛇鏡裡盤秋月 缺 春風座上體常胖樹摧寧禁皐魚泣王潤 缺 笑談容薄劣忝榆襟抱若爲寬

喬造人戚仰歲行驚在蛇餘歡追鶴馭積 缺 一命官銜拙千秋令譽嘉西門今日痛執友共傷嗟

輓長城孫女 鄭霞谷女々 二首

如寶含飴戀二九空山忍見蕙蘭萎從爺婦道能諳得學母女

工無不爲擇對未成秦晉約厄賢難避巳辰期定應去作嫦娥

伴輪與明心月照楣

天乎鍾淑質胡不與其年既奪阿孃壽更慳汝命延我心非僻

度渠善賔堪憐惜奚無瑕玉深深入九泉

輓黃通判 義元厶二首

傷哉揭揭吾通判六六光陰何太怱蘆室鶺原霜月苦藥房蘭

悵曉風凉僮扶旅櫬尋先兆婢抱穉兒向廢庄嶺路高低千里

雪忍看豐釀擲樓傍

自恨相逢晩同僚未幾時孽胡猶敢逆壯士忽先萎孝友平生

事母兄此日悲嶺雲千里雪穉子不勝哀

款

輓林浞 二首

猗頤何曾識歲酉計然長筴遠追蹤姓名不用題紅紙第宅眞堪缺素封草土癆踈憐疢疾門楣車馬喜雍容一生歡慽供炊黍秋夜空 缺

會合常嫌碍一峰幽明爭奈隔音容華堂樽酒輸潑款薦寺楸枰接銳鋒送老雞豚曾有約交頣涕泗豈無從秋風吹起山陽遂何處黃壚得再逢

輓金陰竹 約ㅇ 二首

箕村釆遂少眉仰不有先生孰見親曾擬百年瞻懿範爭期七袠遂天眞才憎命達黏緣竹貧坐官清鬼笑人笛咽山陽風入樹園中乞李吏無春

黑缺垂來穩世路足欽埼江山隨我適樽酒度年稀南服元柔
弱北方自是非大小連猶在肯教餘慶微

挽姜臨 二首

王謝來缺出類姿胥蟠萬甲不曾施麾屆都尉逢時幷猿臂將
軍數數奇揭鮮鐵田居是馬圍碁聊復我爲師傷心六十年前
事揔八諸郎風樹悲

嬋聯望族衆推魏魚稻江村樂自肥万里封侯僊骨相一鄉談
務阜風威一郎折桂香聞遠餘子成珠水有輝忍把平生爭鷸
子蘊章題送北邙歸

哭浪谷舍兄 二首

吾病在身痛在兄兄今至此若爲情提携共守青氊業勸勉仍

題紅紙名嶺路看雲鴻雁意荒原閑日鶺鴒驚哀門盡向冥間
玉樹花何時得再並
妙齡勤學業人一己千之自擬曾雨得爭如數也奇算飄空堂
為似續繼堪悲七十五年事空成薤露詞

輓人 二首

天公爭遣若人養大丈光陰泰一炊刻楷浪勤三載業屠龍空
授下舍蒼髦錫歲暮關河偶松柏秋高風日悲賴有鉄留二子
應知餘慶自難虧
青春三十六斧屋夜悠悠營宵空題柱松楸負首丘流哀鴻序
斷吹鸞鳳泣幽雨兩女兒哭秋天万里愁

輓權狀使 大德

[illegible]逢晩如何遽永辭男兒侘意氣人世足睽離盡戢生平事當思幾處悲久要應再續蛇螫不勝哀

輓李監司 仲虎

忝同庚子榜中人野鶴雞群看出塵帷幄論思知世美杯觴談笑見天真床裯謝笏先生戸梓輟秦舂德在民風樹聲哀隣遂咽晨星寥落更傷神

輓人

[illegible]君莫逆獨吾君此日幽明慟永分共賦殘編山寺雪同消壯氣泮宮芹幹排雷雨期松茂年厄龍蛇歎蕙焚故社空餘豐上[illegible]薤歌巨耐續停雲

輓從子南原府使璥前夫人金氏

寔

阿咸喜對案齊眉功業應知賴斷絃棣棣公堂開宴日祁祁家
室冀賓時瑤華共擬千齡馥椿萼爭期一夕萎寂寞谷堂憑士
女卿卿血淚自交頤

輓梁松川 應鼎 二首

六十之齡官二品彼蒼何以答仁賢凌雲健筆風翻海驚世高
談電閃天玉署薰陶嗟少日髖書誘掖喜多年不堪入耳山陽
笛衛恤爭如大小連

大丈夫心君子群春風座上氣氤氳文章遠倒韓山斗筆法能
追王右軍壯志每懷清海岱諸生杳視眾河汾(缺)論漫起觀周
歎一律終歸動 聖聞

輓[illegible] 二首

紼那堪主筋垂郎君是我莫逆知奉頷賸有齊訣饋兆徒酒
食宜三載雷封推内化六旬斧屋趁芳期門楣贏得留餘慶休
恨曾無幹蠱兒
崑岡片玉摘髭然九萬扶搖在一鶱單父鳴琴治自異延陵觀
樂對堪尋德如蘭蕙能薰鄙年入龍蛇政厄賢昨日音容今永
隔郎門執紼淚懸泉

輓人 五首

齊眉案作栢舟詩貞靜平生德匪虧地下要伸偕老約人間不
忿飲杯悲賸喜曾有乘龍女休恨今無幹蠱兒八十三年炊黍
裏空留餘慶照門楣
彤史芳聲想不刊生平閨範孰追班無煩傅姆元徽懿能主蘋

素自靜聞鼓瑟當年愁繐帳吹簫今日向緱山無遑落葉風前樹前杞伴如待暮還

欽托譜籬慣識河東貞靜姿豈有勃磎虧婦德卻將溫惠整閨儀百年共擬瑟琴穩一夜爭期蘭蕙萎兒女滿前郎去室飄颻丹旐向何之

遐齡餘八秩壺化作時標溫惠聞風勗勃磎覩德饒栢舟傷昔日薤露歎今朝善積知多少門楣慶自遑百年炊黍夢半百一何催黎覓謁當內茶醬美似酷鞠兒平生苦宜室肅雖才一夕霜風緊那堪蘭蕙摧

輓吳習讀公夫人 二首

家貧來贅仰深慈弱展如今到白鬢彤史他年儀作範綠衣當

日德無虧易成隧賦重泉樂難報春輝寸草悲八十二年梭一擲不堪和淚寫哀辭

忍把財屏手還題挽紼篇雖稱云子半實是受恩全陰鶴鳴應和窮鰥信尙傳逢知月殿裡傍母耿無眠

挽張兵使 弼武

能聞今有古良將一見眞知是丈夫逐朴端能逃叔季 缺 似欲訖孫吳虎曾挾乙威凶醜豹尙留皮警俗徒 缺 生平懷壯志山河應遺衛王都

挽人 二首

夭壽從來係彼天彭殤各占短長年生平齊物同莊叟此日情懷遣莫緣

欲將修短問蒼天賢淑何為不畀年他日仙扃應再叩一生不負舊因緣

挽人

温醇真稱相家兒才貫弭張無不宜三縣疲癃咸得乳一州髦駿盡成規純心遽爾傷萎蕙餘慶應看屬作楣聰馬昔年同截陌那堪和淚寫哀詞

疏

與館生請伸趙靜菴光祖奇服齋遵金沖菴淨疏

成均館臣某等謹齋沐列心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士習之於國家所關重矣士習之正不正而國家之治亂於是判焉故士習正則趨向定而國家治士習不正則趨向未定而國家亂焉人主者可不思其所以治者而防其所以亂者哉然而其所以正士習之方亦在乎人主之明其好惡以示趨向之道然後在下之人亦有所觀感而知所趨矣顧乃世下俗汚人情莫不以輸尤徇俗爲之當然故必也指出時人之目所覩耳所聞者而進退之以明其好惡然後人亦知其好惡之實而識其

所依歸也嗟呼當今之士習偷薄久矣可不究其所以偷薄之源而正之乎臣等竊念趙光祖以豪傑之才從事於聖賢之學風雲際會得遭我 先王求治之誠一心衛國期臻至治邦國不幸奸邪構禍使其愛君之臣憂國之士并皆齎志長辭而含恨於九天之下有志之士孰不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哉嗚呼光祖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司藝臣淑滋淑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吉再之學得於鄭夢周之門夢周之學實爲吾東之祖則其學問之淵源類此其平居待人以和接物以誠事父母盡其孝處兄弟極其友研窮益精踐履益篤大本既立而功利之說不能淫故傷今而慕古貴王而

賤伯公正之心方直之行不渝於金石而可質神明則其行己
之正類此及其見遇於 先王則感 先王愛士之心益 先
王待賢之誠以皐夔稷契之業責其身以二帝三王之治望其
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知有其君不知有其身徒知有其
國不知有其家凡古之嘉言善政可行於今者無不建白焉凡
今之賢人吉士可用於時者無不薦用焉古者人生八歲皆入
小學故使初學者學之古者有三物八刑之制故以藍田呂氏
鄉約之法行之古者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故制為薦舉
之試則其事君之誠設施之方類此其行己之正旣如此其設
施之方又如此而 先王之倚眷益隆則如鬼如蜮儉邪媢嫉
之類將不得肆志於太陽之下故含沙石張機弩期伺其隙而

一發焉則其不爲所中者鮮矣嗚呼南袞沈貞李沆之罪可勝誅哉袞以媢嫉奸邪之魁而飾以文墨小技貞沆以貪毒凶巧之徒而聽袞頤指見公論益張是非益明而賢邪之勢不可以兩立則相與謀爲擯斥之術作爲不經之讖籍誑之說熒惑天聽中夜起事潛漏西門以驚動之天門九重下情難達事起倉卒情僞難辨 先王不得已而苟從其言初豈我志哉當是之時太學諸生排闥抗疏號哭大庭爭囚禁府則先祖之無罪明矣士林之憤菀極矣幸賴 先王之聖明特從末減之科而命之曰汝等皆以侍從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近來處置朝廷之事似爲過誤致使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豈亦安耶然則罪先祖者豈 先王

之志哉自是之後憸人植黨布滿要津目以爲僞學爲詆激指
以爲尚奇喜事爲變更舊章元一時賢士大夫莫不鋤治而芟
刈之噫玆數言者豈非古今奸黨擠陷賢士之一穽乎尚奇喜
事變更舊章之謗前則司馬光之賢而不得免焉詆激僞學之
謗後則朱熹之聖而不得免焉況今末世奸邪之无忌憚者欲
構賢士之罪則何患無辭哉反我 先王追念光祖等之無罪
而將欲爲收敍之計則如宋貞沆韓陰嫩尹世貞黃李沃等無
賴者數人上書誣論託以爲布衣公論而置之重典世貞李沃
之希世論疏固無異於余嘉之上書乞斬朱熹而當時之奸人
無有如謝澬甫之抵書于地則其狠愎殘忍亦已甚矣[illegible]等沃
聞論命之議一決行路之人莫不涕泣失聲而哀其無辜則光

祖之賢信於人深矣及其臨死從容顔色不亂但曰愛君如愛
父憂國如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則光祖之忠誠
天地之所共鑑也惜乎以光祖之賢遭 先王之聖卒爲憸邪
之所構而抱恨入地臣等每念至此不覺拊膺痛哭也夫以先
王之明豈不知光祖之無一毫私心哉特急於鎭定奔竟之
情而爲此不得已之擧此豈 先王之志哉噫臣民無祿不享
遐筭遽有鼎湖之慟其未及追復光祖者莫非 先王之遺悔
也然則今日之責顧不在於 殿下乎 殿下誠孝自天愛所
親敬所尊凡所以繼志述事者無所不用其極則獨於光祖可
不推 先王之初心哉 先王末年上而臺諫侍從下而韋布
之士交章爭論欲明光祖之無罪不爲不多而其於疏中率皆

榦

循用詭激喜事之語此豈足以知光祖哉光祖之行己處事平
平正正而指以爲詭激喜事者奈貞沆其人也欲以明光祖之
志而反襲譖光祖之說不淺乎其知光祖也其曰變更舊章者
臣等請有以辨之自古及今法立而弊必生故三代之時亦有
損益之制則損之益之當與時宜之而亦不可改者唯三綱五
常而已臣等未知光祖之所更者其三綱乎其五常乎漢儒董
仲舒之言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先王之初廢
朝之餘習尚存則豈非更化之秋乎當其更化之時苟非聖人
之神化則其所以條教法令之施豈能無痕跡哉如其有痕跡
則習熟見聞以爲尋常之人孰不自駭而自驚哉然則決不可
以更化短光祖也娼嫉之害萋斐之罪萬死難酬貞沆雖已伏

罪而不得正其妒罔之罪則不可謂以罪罪之也况南袞尙以奸魁享榮考終勸懲之道果安在哉忠君愛國之賢卒陷不測之禍妒賢罔上之奸反享富貴之榮豈不反哉伏願 殿下恭先祖之至情念 先王之遺悔賜祭贈爵一如 先王之於金宏弼鄭汝昌則士習幸甚國家幸甚嗚呼先祖之追贈固無益於九泉之朽骨而臣等之所以眷眷於此者正以先祖實乃吾儒之宗匠也自先祖之死士氣之薾然久矣士習之渝薄甚矣至于今日正直之風息廉恥之道喪靡靡成習貪汚成風人皆以模稜爲貴軟熟爲賢危言者以爲狂危行者以爲僞諛佞之習有甚於西京之末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於其間則名之以僞學之流而加以詭激之謗數十年來以此數字禁錮

一國之賢人君子必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盛世之事而可忍言之哉今我　殿下新服厥命四方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苟不及此時明示好惡則奸邪之徒必將彈冠相慶而爲善者息矣嗟乎當時之士無罪而橫罹者不可勝數而有如金淨奇遵之死最爲誣枉淨遵皆與光祖志同道合協力賛治及其禍起淨謫錦山遵竄牙山心知其必死而欲與其母一訣淨告邑宰乞暇覲其母于報恩而還斯可謂亡命乎遵之母遠隔茂長行不得自如則登嶺望遠以寓古人陟岵之思有頃而還斯可謂亡命乎玆二臣者實欲亡命則豈有自還之理乎兩邑之宰希附袞貞之旨鍛鍊而誣告袞貞乃復攘臂肆言以爲淨遵自謂動法古人而卒乃亡君之命則其流之所行類若是

至于以是累光祖甚者又以不軌之名加光祖而蔽錮 聰明可勝痛哉自古小人之巧飾無所不至以趙汝愚之忠直亦未免於僞學爲符謀爲不軌之誣而冤死逐也則光祖之情亦可以此而推之也伏願 殿下痛察而一雪之則不惟三臣之魂感於冥冥之中 先王在天之靈亦且喜 殿下能盡繼志之道也然而復其職雪其枉明好惡之大也愛其人尚其志明好惡之實也 殿下雖能復三臣之職苟不察其情而廢其人愛其人而尚其志則其所以好之者非所謂心誠好之者也雖欲明示好惡使下之人知所趨向其可能乎此傳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等俱以狂簡叨居首善之地耳聞目見慷慨於心者非日非月矣夫以學校禮義

相先之地而壹聚講論者只以科擧利祿爲儒者事業不知禮義爲何物學問爲何事若有有志之士修身謹行指經論心者則譏詆衆謗目以爲道學之邪氣指以爲詭激之餘習相與怪責而忌嫉之臣等身親見之不勝憤惋究厥所由則莫非己卯之禍有以啓之也噫僞學之黨一錮一除而趙宋之國脉潛已斲喪豈非今日之殷鑑耶臣等徒能讀古人之書而實貿貿焉不知趨向之方嘗竊思其所以致此之源而未嘗不泛洋於先祖之死故謹瀝血陳辭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幸甚臣等無任懇切之至

附批答○此等人事 先王豈偶然計而處之故不允

二疏

臣等不忍士習之日渝公論之久菀不揆愚賤妄陳管見天聽
邈然申枉無期退伏三思不省所謂乃復三復 聖教而反覆
究思然後有以知 殿下之志也夫哀慕 先王意思皇皇事
在 先朝不忍輕改誠孝至矣然而公論所發有所大不然者
則臣決知不可以此而泥之也若不論事之是非勢之可否皆
諉以 先朝之事不能隨所遇而裁之則公論終不得行矣此
豈常行之道哉嗚呼光祖之死士林之痛公論之菀久已極矣
尚可以苟爲之辭哉今日之申枉固無有於已死之朽骨而其
有關於國脉者爲重今日之褒崇又無有於臣等之一身而其
有關於士習者爲甚大其可以緩急徐視而姑爲之遲疑乎昔
宋臣司馬光爭論新法之時以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

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而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乞祖之得罪初非 先王之志而出於李貞流之欺罔則 殿下有何所嫌而牢闕固拒哉宋之哲宗徽宗籍元祐諸賢爲奸黨欽宗卽位元年除其禁而贈之官孝宗寧宗禁僞學而罪朱熹理宗追封之而從孔子廟祀臣等未聞後世之持公論者以欽宗理宗之此擧謂之改先朝之事而有所是非也若使二帝明難於輕改而不能變通則後世之公論必有所歸矣近就我 朝之事而言之則 昭陵見廢於 世祖大王之朝而改正於 先王之初載茲非 先王之盛節乎若以 世祖之討爲不偶然而猶吝於復正則其於公論何如是非何如然則 殿下可不推 先王復 昭陵之心行先王復 昭陵之事

而一從士林之公論一正士習之愈薄乎臣等抑有所未解者李沆之奸得罪於公論伏誅於 先朝 殿下嗣位未月遽復其職又有不容於士林而見廢於 先朝者特有收敍之 命賢愛大臺諫之爭論然後乃至於 先祖之追奬其所關豈且大者則雖有草萊之公論亦不得蒙 俞臣等實未知 殿下之行焉何所在而抑恐鬼蜮之徒已窺 殿下之淺深也伏願殿下備思而夬斷之則士習幸甚公論幸甚大抵不可輕改者情也不得不改者事與勢也如得其當則固當無改苟非其當而例欲見改則公論泯矣然則今日之事勢固有將不得不改而亦有所不得不急者也伏願 殿下痛察焉嗚呼善善惡惡人同此心事往人亡公論猶激臣等每念先祖之死直欲籲天

行已從嘗欲一刳再心庶幾仰激 天衷何意微誠不孚 天
意未回聞命僭越背膺交斜思欲泯默而退則又竊悲光祖之
已甚白無明士習之弊臣故無日誠激于中不忍緘口受遇愚
衷屢有塵瀆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仰冀 天門不覺煩瀆伏願
殿下哀其情而察其辭臣等無任激切之至

批答○不從之意已盡言之故不允

三疏

臣等稟性愚戇不自量己越位犯分敢陳公論 天心已回逆
言難入伏聞 聖教心膽墮地罔欲結舌而退坐視靡靡之習
而嫌悵之懷奮激于中憤菀之情不自敢抑更扣 天門冀激
宸衷嗚呼天將喪斯文矣有賢如光祖而死於誣枉得君如

殿下而公論不行臣等伏地痛心不知 天心之終何如也嗚呼道其墜地矣一光祖死而舉世吹誰危言危行焉世大禁于今十數年是非猶不能明臣等仰天疾首不知士習之終何如也嗚乎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好惡既分賢邪類至故訑訑之聲音貌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今我 殿下復奸人之職猶恐不及而賢者之枉苟有邪諛消長之機於斯判矣臣等傷今思古不知國脉之終何如也然則 殿下之好惡可知矣公論不行是非不明正學一脉湮滅無餘臣等私憂過計竊不勝漆室嫠婦之憂矣未嘗不流涕於士習痛哭於國脉也臺命之窮矣亦已久言有盡而情則無窮事已往而公論難泯聊陳一得之愚意無[illegible]昭白日之誠臨決願 殿下赦其狂妄而下[illegible]

矢口盡言呑聲飮泣伏紙頃越臣等無任迫切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附批答○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哉 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太學事也汝等姑退而更思之

請宥前務安縣監全應禎疏 戊寅○事見栗谷集經筵日記

臣某等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等伏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洚水之警桑林之責堯湯之所不能免今 殿下遇災而懼不歸之或然之數謂出於仁愛之天下哀痛之 教求消弭之方謀及蒭蕘誘以盡言其憂勤惕慮之意高出古昔帝王之上所謂

弊

軼禹駕湯而非叔季之君飾虛文應故事者之爲也臣等聞天道遠人事邇非所及也夫以漢儒之明見博識尚流於災異之失臣等生長海隅耕田而食而已鑿井而飮而已安能有所知識上裨　殿下側身之懇乎況蜎淵蠖濩之微注措施爲之缺用舍進退之失轉移感動之機如在九天之上非微臣等所可指摘其瑕類以某災爲某事之應也猶有一端腷臆耿耿鬱鬱不能自已敢有所陳達焉臣等伏見前縣監全應禎之爲人雖短於文理而長於武略雖闇於識見而雄於膽力到官之初拳拳以除弊祛瘼爲務儉以自奉威以御吏數月之間闔境安堵偶居殿課不厭衆心孫遠武班蘼有勢力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下吏等之曾得罪於前縣監者乘縣監有可抵之隙胥動饒舌

所
貪殘
髓

轉及監司之耳至發差員而按驗則解由之資與人之物用度之費合米豆皮穀爲二百四十斛而被現還納斷之以法則在所罔赦揆之以情則猶有可原前縣監所出之穀非會計數內之穀乃會計外耗數之穀也列邑收糴之際例捧十一之息以擬耗欠之數名之曰耗穀守令認爲私物以之爲不時隨宜之備以之爲賓客供億之具以之爲所識窮乏之濟至於遞去之時恣意所欲無有紀極者滔滔皆是前縣監所給解由邑吏之穀米豆皮穀幷爲八十五斛則其與雄富之邑解由之給多其二百餘石者異矣與人之穀通計爲四十六斛則其與貪贓之宰剝膚椎髓船運馱輸納賂權貴使之譽阿大夫者異矣差員按驗之際下吏及庫子等惕於刑杖言斥土主冀已無事一時

捐

所供之物固不足信設使其言之可信縣監之初欲以支穀若干錢爲入己之計者亦欲以爲其老父滫瀡之資耳所謂以親故受汚辱之名者也於心終有所未安還屬于官以爲公家之用則其與先貞後黷遂而不復者大有間矣鮮由之資本不當如許其煩費而外方各邑之吏故爲遷延並緣爲姦京中各司之吏百計刁蹬侵漁外吏猥濫之弊遂至於此非獨務安一縣爲然也與人之贓在律猶嚴取與之際禮所當謹然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人者古今天下惟一伊尹而已古之人有以財與人者魯肅指三千斛之囷范純仁損五百斛之舟此則猶爲以其私物與人也于頔爲襄陽以百萬緡爲相識買山之資閻伯嶼爲州以五百縑爲詞人潤筆之供此豈皆取諸其私俸而

與之列邑用度之費太半胥遊於應接賓客賓客之耗斁列邑實當今之巨弊使星公行之外一切私行之禁亦不申明矣然先念須旅乃孟子之收訓宿宿信信亦詩人之所稱杜甫依嚴武三年于成都蘇軾留蜀土半載于惠州哀其窮而不與之絶以涵 鈇家者何限今焉各項罪目皆歸諸一縣監而當之以贓律則臣等恐其有乖於　欽恤好生之至仁也近來守令之被捉于暗行御史者非罪皆至於 鈇若盡捉其不法文書則其不抵死罪者幾希矣濁世末路人慾益肆貪饕之吏不可勝誅殿下之意豈不欲因此現發懲一以警百乎然漏網者爲吞舟之魚罹罿者非爰爰之兎則行險徼倖私自封殖之徒皆將曰成敗由命不由自作爲吾所欲爲耳安能爲　國守財乎云爾

融

則烏在其爲懲此而警彼乎臣等聞前縣監於獄中奮拳大呼
曰爲人臣不得南殲寇倭北鏖賊胡空作圜土中朽骨乎撫膺
長慟曰爲人子不能終養老父而反使老父大傷其心乎其父
在康津年垂鈌十氣息奄奄千莖雪髮淚綴鮫珠無間加刑消
息絕而復甦叫天而祝曰天乎吾兒罪不應死願天活吾之兒
籲地而祝曰地乎老身命在朝夕願未及黃泉而相見[illegible]洩焉
見日而祝見月而祝見星而祝若使兩儀三光爲混茫無知之
物則已如以爲仁覆厚載昭布森列則寧不爲之感傷和氣以
成變異乎于公慟哭三年大旱鄒衍含悲五月飛霜匹夫匹婦
精誠所激感動天地者比比有之況父子至情天經地紀人理
所極者乎稽之周官三刺之法則訊萬民爲第一刺令世一是

之人皆欲百身以贖則萬民之情大可見矣參之以八議之設
則議能之條居其一前縣監弓馬之才字有其倫亦不可謂之能
矣齊王欲禳星變將發大赦而先封金帛之事者防其豫知將
赦而偸竊金帛也偸竊王府寶藏者幷被雷雨之解則前縣監
之事雖干贓汚厥罪惟輕況所出之穀還納于官則實是罪之
可疑者也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先儒以爲可見三代忠
厚惻怛之遺意云前縣監四年繫獄傾家破産受刑至於百有
餘次田无卓錐脛無完骨矣啻百鍰之罰而已乎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臣等豈皆阿私前縣監以欺罔 殿下哉誠不忍其曾
有撫字之勞而橫罹贓汙之罪也 殿下又教之曰言雖不中
亦不加罪臣等過昧不知所言之實中與否而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伏願 殿下特發渙汗肆赦此人則災異之變或可消
弭而全應禎又于亦必頂首結草以自效其素所蓄積矣伏惟
殿下少垂矜察焉臣等无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箋

賀送走回唐人 皇帝送表裏箋

天子明見萬里誕降十行之襃上帝眷顧一人華甲百祿之
總聽聆所暨蹈舞攸均恭惟 主上殿下守度惟寅畏天所保
返西土之逋播茲乃至誠使然分南服之筐篚實是中心所貺
長也由德之致猗歟不顯其光伏念臣職廉巡南心切拱北宸
隰靡反雖阻蜀王之班瞻天不違采切葵藿之悃

正朝賀箋

位在德元允合四時之序慶自天佑聿新百祿之綏鳳曆初叟
鴻圖益固恭惟　主上殿下協舜齊政法堯授時憲天體仁謹
三始而敷大化居正建極歛五福而錫庶民祺既純於　一人
裕自垂於萬世伏念臣跡縻棠茇心拱　楓宸嶺外布德音雖
阻頌椒之列月邊望雲氣益切獻襪之忱

次大妃昇遐陳慰箋

黃裳御坤極咸仰　母儀之隆白雲至帝鄉遽遭徽音之輟悲
纏窮谷淚徹重泉恭惟　主上殿下以禮無違思孝維則慕式
穀之思眷戀難強乎抑情承裕蠱之仔肩宜存戒於傷性冀循
顯戴之輿情勉裁俯就之　宸衷伏念臣職巡南陲奔阻北闕
臨乎上若或見也慟沒世而不忘啜其泣何嗟及焉顧制哀而

中節

中宮再封賀 大殿箋

大德受天命龍飛應千一之期君子得好逑鷄鳴警九五之缺
祥定六禮歡愜羣黎恭惟 主上殿下道著造端教成恭己承
宗廟奉 社稷不亦重乎刑宮壼御家邦斯其至矣玆當正
始之日式賡無疆之休伏念臣心懸掖庭職糜原隰布二南之
風化載馳載驅頌百世之本支且歌且舞

中宮箋

拔乎萃配乾元兆協王衣之覆寢正其位御坤極吉應黃裳之
在中不顯其光無疆惟福恭惟 王妃殿下德侔潙汭儀符洽
陽嗣徽音而定祥隆本支於百世成內治而贊化闡馨香於萬

民茲當綏禮之成永膺繁祉之錫伏念臣職叨攬轡誠切望雲
身滯周南雖阻鵷班之序神馳 宸北敢誦麟趾之詩

大殿箋

左右而流方求參差之荇菜鍾鼓以樂忽作關關之雎鳩喜溢
閨房慶關 宗祧恭惟 主上殿下升聞玄德入承丕基敦五
典造端宜先得其聖女統萬物爲始豈可無其賢妃思之長今
願之適矣天作之合文定厥祥親迎以行示 母儀於百世式
燕且喜播德音於四方不顯其光自詒多福伏念臣盡心宣化
竭力觀風八鑾鏘鏘縱未補衮職之闕大車檻檻庶幾致習俗之移

中宮箋

脫塵之姿先不晦於下界俔天之妹德之配於 王躬喜聳瞻

聆輝生動植茂惟 王妃殿下幽閒貞靜專一端莊幾年深閨
抱天然之美資一夕丹闕作君子之好逑如瑟如琴爲鸞爲鳳
好合無射和樂且湛惟德之行將嗣徽音於前代猶風之動必
受蔭棻於遠方豈特一人之祥抑亦萬民之福伏念臣欣欣有
喜斷斷無他側耳雲中常聽關雎之奏回頭日下每瞻葛藟之
榮

正朝箋

青陽啓序轉一氣之洪休丹扆莅朝致四方之來賀歡均臣庶
瑞藹堪輿恭惟濬哲溫恭聰明睿智惟天爲大以成歲而釐百
工如日之昇茂對時而育萬物玆當令辰之屆益膺純嘏之臻
伏念猥以庸姿幸逢昭代職縻州牧雖阻鳧趨之班目注雲霄

倍彈虎拜之懇

青陽啓序梓回鳳曆之春升泰臨朝瑞藹龍墀之曉慶綿宗社喜溢臣工恭惟 主上殿下齊聖廣淵温恭允塞對時育物仁敷好生欽福錫民治隆建極爰當令節益膺純禧伏念臣猥以散材叨逢 聖際跡縻南邑雖阻鵷行誠懸北辰倍彈燕賀

大殿箋

乾道當陽式觀聖人之作坤儀定位崇迎嫡后之尊喜溢臣民慶關宗社恭惟 主上殿下玄德升聞丕基入承造道之端得幽閒而天作之合敦倫之始居尊嚴而文定厥祥不顯其光莫如斯樂伏念臣竭力宣化盡心承風身行南方縱未施召伯之惠心懸北闕庶不忘文王之膏

中宮箋

百兩而御終知室家之宜九十其儀竝見乾坤之泰椒房慶溢草野歡騰恭惟 王妃殿下出人之姿俔天之妹爲宗廟主奉禋祀而受景禧作君子逑嗣徽音而成內治燕翼之始麟趾之基伏念臣北闕承流南州宣教愛召伯德縱未臻甘棠之詩化姒后風無採貢摽梅之詠

禫祭箋

三載宅憂旣盡孝思於一國中月行禫肇舉吉儀於四方慶迩宗祊歡均朝野恭惟神傳聖繼居正體元懿則著愛則存僾乎聲容之如在道以德齊以禮煥然文物之可觀茲當哀制之終益膺純禧之至伏念臣猥將庸品幸際昌辰跡滯陝分雖阻駿

奉之列情懸　楓禁倍中虎拜之祝

祔廟箋

閟宮祔安肅延百世之禋祀寶座垂拱誕受多方之賀儀凡在瞻聆孰不蹈舞恭惟　主上殿下恩恭思孝致敬致哀見乎位聞乎聲每切羹墻之念述其事繼其志益篤梁梠之誠景命惟申鴻圖永固伏念臣獲紆重寄適逢昭時有本有支願賡詠於周雅乃富乃壽竊效祝於華封

成均館率諸生謝　賜學田箋

元聖應寶圖聿建君師之極至治急先務尤隆樂育之恩澤流中宸光溢半璧伏念臣等材俱樗散學靡淵源竊位皐比寧見化蟦之效濫巾章甫秖事雕蟲之勤擢何裨之有識赧無登

鞋

之末詩章謌錫賚之盛典而出奬勸之多方後南田試藝于十
降冕賁賚之具爰取未因可三百不煩纘黃之勞擬萬鍾而飲
均除四蓋而不素榮與愧并感隨兢深伏遇 主上殿下精一
心專智仁躬率體虞朝命夔之美意恢周王作人之宏模肆令
寵賚傳神于以振德教獻臣等敢不益勵誘掖相觀奮興譚詩
書而闡明燕奉揚於色教妙鳶魚之鼓舞期俊造於昌辰

擬禮曹請以律賦取士用變文體箋

多士生此王國既盡作興之方文章貴適時宜盍變進取之道
肆擄駢羗之一得庸瀆紅纊之四聰竊觀文體之變更實係有
司之取舍昌黎尚奇古天下靡然以隨廬陵黜險陂士習翕爾
而定宜法往昔丕變來今恭惟 主上殿下右文爲治取士必

得聲爲律身爲度敷文教於東方車同軌書同文恪侯度於西夏永肩畏天之志恒殫事大之誠惟其善爲詞辭是以情通彼此應對鮮有敗事寔賴翰藻之工誠意得以上孚必疑儷偶之語善四六見稱華夏者非一二著在簡編焉玆麗朝倣唐宋而取人俾諸生謹聲律以爲賦以逮我國之始尚循前代之規吁嗟乎權輿不承士欠功於肄習奈何哉葫蘆依樣孰能盡夫事情草創既無裨諶討論誰爲游吉率多金銀之舛謬不見宮商之諧和如欲務變其所爲固宜更張而取士斥膚淺而用其律時所尚士皆爭趨集髦俊而拔其尤上之好下必有甚伏望俯從微懇渙發俞音新一代之設施發舒槐市之志氣華斯文之蹈轍開豁粉袍之胷襟則有從容閑習之美無艱難辛苦之態

騈四儷六非是鑿空之詞對白抽黃盡爲華國之手臣等謹當不負所學益殫匪躬念多士終始在玆欽奉菁莪之教育事一人夙夜匪懈敬贊棫樸之作成

擬禮曹請選授童蒙訓導俾端養正之方箋

右斯文建學設官旣闡立教之道述小子授業解惑宜擧選師之規肆當作人之時敢贊養正之業竊觀愚蒙之式穀實由教導之克明河汾童稚有成實賴王通之表率湖學生徒不惰必待胡瑗之講論從古所關如斯在今授生可忽恭惟 主上殿下心殫教育念典始終重道崇儒致鼓舞振作之術興化美俗得匡直輔翼之方非但責振德於成人抑亦望有造於小子發而禁扞格不勝盖將濬源而導流時旣過勤苦難成端欲溉根

而食實思古昔小學之有法慮今時訓官之無多乃命增置厥
官用使其訓蒙士類多冒祿而無恥或有嫌名而不爲倚席旨
昏不足好爲之患橫經兀兀安見不倦之仁學不辨亥豕之訛
幼豈有塡聆之似難脫昏冥之桎梏矧見德業之薰陶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旣不能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又何足觀在初服
者旣不端及長成行何能淑如欲循序而漸進易若擇善而爲
師誘掖諄諄必年高德邵而方可講論亹亹非經明行修而能
堪俾養成其本源豈徒授其句讀伏望有始有卒其愼其難命
宿儒而坐皐比俾遂其業得老師而屈函丈使擊其蒙則欲罷
不能願安承教闕黨必多求益至鄕豈有難言養其性收其心
已有聖賢之坯樸幼而學壯而行將爲國家之譽髦臣等謹當

鞋

奉公惟寅得人爲貴教胄子以柔栗雖有愧於虞官作人才而實興庶不愆於周禮

擬漢謁者隨何請往說九江王布令倍楚歸漢箋

有德則王既興弔伐之師得人者昌宜廣懷柔之策肆攄蜀蕘之一得廣瀆紸纊之四聰恭惟大王堯舜聖神湯武勇智肇擧義旅沛上允副雲霓之望及定約於關中大濟塗炭之命收野之黃鉞纔東軹道之素車自臻士女褰足而影從豪傑杖劒而響應第念楚猴之梟惡敢逐秦鹿而爭衡天怒民離雖匹夫猶可以誅矣兵强地大非獨力所得以取之苟欲大業之斯成盡與猛將而共國顧惟九江王黥布實是西楚將冣雄勇邁探兵懷決機制勝之略才侔頗牧有折衝禦侮之謀奚啻百夫之防實

丐萬人之敵在此重在彼重重輕係於去留與漢勝與楚勝敗關其向背難用智力制可以口舌來盍往陳順逆之言使明知禍福之理在離心離德之國既有疑懼之心有同聲同氣之求豈無歸附之意倘不因有隙而說也將恐終無術而致焉伏望特發僉音俯從微懇命愚臣爲一介之使俾弘業成萬全之功則片言可得其歡情一約能致其死力我得爪牙之利威靈日益張皇彼失干城之堅氣勢漸至孤弱天下可傳檄而定中原猶指期而平臣謹當善爲說辭道揚威德罩辭見信庶可效季路之缺一言定從期不在毛遂之後

教書 丙戌の爲知製教時

教中外大小臣僚閑良耆老軍民等書

上天曰天道無往不復冬既徂而爲春人事有衆必休疾頻作
所遂族受賀闕於　宗社恩益推於臣民予以貽未之躬功成
辭予之有道哉圖治每謹虞朝之萬幾盡以受人恒切肯堂之
三階食宜旰於日昃寢何安於夜分茲致衛之易從復罷講
副之深慟思　先后委寄之重遂至神疲念後嗣似續之難轉
成心痗而轂倚宁之典聊視藥餌之方顧問久闕於講筵諸人
又岨況寺　廟謨時閱序方慮恫瘝之在躬養性頤精漸覺沈
痾之去體肆當履端之日庸展受賀之儀保佑自天寔荷扶持
之方康寧受祉庶慰陟降之靈斯乃一國之同歡宜與四方而
共慶自今月初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毆罵祖
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

國家綱常但犯贓盜及死罪人外時推雖犯流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導和宣滯旣昇復亨之臻蕩垢滌瑕用示解澤之普故玆教示不得宜知悉